

聖徒之聲

第21卷 第一期
1979年 一月份





在山上的家庭



父親與兒子

聖徒之聲

第二十一卷 第一期
一九七九年 一月份

目 錄

故事與特輯

總會會長團
甘賓塞 譚以東 羅慕義墨林

十二使徒議會

彭蓀泰福 彼得生馬可
黎嘉蘭 洪德豪惠
興格萊戈登 孟蓀多馬
潘培道 艾希頓馬文
麥康基布司 貝利多馬
海大衛 傅士德雅各

顧問委員會

韓馬里安 拉森迪恩
海爾斯羅拔 司考特李察

教會雜誌總編輯

拉森迪恩

國際雜誌編輯委員會

編輯：希勒賴理
助理編輯：拉森迪恩
設計：紀齡羅傑

聖徒之聲編輯委員會

翻譯監督：劉春華
編輯兼設計：溫亮
攝影：李少芳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

——印 行——

香港九龍彌敦道六九一號三樓

理想的末世聖徒家庭.....	羅慕義墨林	1
問與答.....		4
信賴一見証之鍵.....	帕金蓀安娜	9
傳教士榜樣.....		12
碎心的試煉.....	亞姿佛蘭西莉莎	14
台灣台北支聯會通訊.....		17
香港支聯會通訊.....		20
總會消息.....		29
造就人而不造就桃子.....	彭蓀泰福	31
摩門經中人民的書寫方式.....	梭侖遜約翰	34
我的父親—高級同伴.....	貝爾伊	38
克己自制.....	斐斯敦方洪	44

兒 童 欄

你仔細看過雪花嗎？.....	21	
山邊林地的男孩.....	魏爾金遜和孔儂瑪琪合撰	25

◀ 訂閱價目 ▶

台灣地區：

零售每本新台幣七元
全年十二期新台幣六十元
二年廿四期新台幣一百一十元
三年卅六期新台幣一百六十元
國外訂戶：
連平郵費全年十二期
新台幣一百六十元

港澳地區：

零售每本港幣一元
全年十二期港幣九元
二年廿四期港幣十七元
三年卅六期港幣二十五元
海外地區：
連平郵費全年十二期美金六元
東南亞地區：
連平郵費全年十二期美金四元

想的末世聖徒家庭中，父母應該
理是在聖殿中藉聖職權力而聖合的

真正的末世聖徒家庭，每天都以家庭
及個人的祈禱為開始與結束。

夫妻，他們的兒女若不是在聖約下誕生
的，也應該已與父母印證在一起。

他們以觀念與榜樣來教導及實踐耶穌
基督的福音。

這樣的家中，每個人都是交納十
足的什一奉獻。

這樣的家庭尊重及崇尚聖職。
真正的末世聖徒家庭中，家人彼此忠

總會會長團信息

理想的 末世聖徒家庭

總會會長團第二副會長
羅慕義墨林會長



貞，他們敬愛而贊助支持每一成員。

末世聖徒的婚姻觀念異於其他人。大部份世人以為婚姻是今生家庭之始；但是末世聖徒的聖殿婚姻，却是永恆家庭的開

端。夫妻由神聖的聖職而聖合，並獲神靈的應許他們的結合乃延續至於永恆。他們的子女將永遠屬於他們。末世聖徒的天堂觀念，就是這項希望與期待的實現。

這項觀念感召末世聖徒中每一個將成為新娘與新郎的人，過着純良而潔淨的生活。他們深知麥基奧大衛會長所常說的，「聖殿婚姻是一項配稱才得到的聖約，但根本上先要配稱進入聖殿，而這件事却是要在結婚之前的密友期間的歲月中決定的……婚姻生活的快樂決定於成為密友之後，而不是舉行結婚儀式才開始。純潔的生活，是聖殿婚姻的成功要素。」（1959年

6月25日聖殿聚會）

凡未聖合的夫妻，應以聖殿婚姻為目標。要過着福音標準的生活使你們得以配稱。在準備中，尋求主的指引，而後能去聖殿，獲得聖合。

楊百翰會長曾經說過：

「我們社會中的每一個年輕男子，若了解聖殿婚姻是何等重要時，沒有一個不願意努力而在某方面犧牲，達到在聖殿中

由聖職聖合的正確婚姻方式；我們社會中的每一個愛福音而希望獲得其祝福的少女，不會願意有其他方式的結婚。」（講辭錄 11：118）

我已說過，末世聖徒家庭中每一個人交納十足的什一奉獻。關於什一奉獻，楊百翰會長說過：

「主制定什一奉獻，從亞當、以諾、亞伯拉罕的時代便已開始……我要對那些自稱為末世聖徒的人說……我們若忽畧什一奉獻與禁食捐献時，將受到主的管教，



一定如此。因為我們若忽畧什一奉獻與捐獻，也會忽畧其他事情，這樣一來，福音的靈性便將逐漸而至於整個兒離開我們，我們便會陷入黑暗中，無所適從。」（講辭錄15：163）

每一個真正的末世聖徒家庭，是祈禱之家。亞當與夏娃被逐離伊甸園後，主所賜的第一條誠命，亦即最早記錄的主的命令，是「他們必須崇拜主，他們的神。」（摩西書5：5）自從那時直到現在，這項神聖誠命，比其他任何誠命更常重述。

教友個人或家庭忽視此誠命，是自甘受罰。

「要時常祈禱，」主說，「好使你成為征服者；是的，好使你征服撒但，並且好使你脫離那些擁護撒但工作的撒但僕人們的手掌。」（教約10：5）

「並且我賜他們一條誠命——凡在主面前不在應當的時刻祈禱的人，他就應當在我人民的法官之前被留在記憶中。」（教約68：33）

「神的國度、正義、進步、發展及在神的國度中的永生與永恆進步，其根基奠定於神聖按立的家庭。」

斯密F.約瑟會長說

「家庭若建立於純潔、真正的愛、正義與公正的原則時，就毫無困難擁有至高的肅敬與超昇的思想。凡絕對信任對方的夫妻，並且決定遵循神的律法及實踐他們在世使命的夫妻，沒有家庭時，是永遠不能夠滿足。他們的心思，他們的感情，他們的理智，他們的願望，都自然的以生兒

育女建立家庭為目的，而得有他們自己的國度，奠定永恆進步、力量、光榮、超昇的基礎，他們的疆域將至於永遠而無止境。」（福音教義380頁）

天堂就是理想的末世聖徒家庭的延續。

問與答



黎法令

問：我是否可以時常要求聖職祝福呢？每次生病或不舒服或不安時，都可以要求祝福嗎？

七十員第一定額組會長團黎法令會長
答

答：這個問題的答覆，在麥基洗德聖職手冊中已有基本的概述：

「在特別情形之下，麥基洗德聖職領袖、主教、父親（為他的家人）及其他持有麥基洗德聖職者，在他們自願或受邀之下，給與特別的祝福而予安慰或忠告。引起這類祝福的情形如下：

「在理智情感受困擾的緊張時刻，如家中有死亡或某人準備入醫院施行手術等。

「如果是生病，祝福成為醫病祝福教

儀中之一部份；否則，可以是慰藉的祝福。

「有些時候，個人應努力解決困難而不依賴特別的聖職祝福。沒有一定的規格在每種情形下如何行事，只有尋求主的靈感。」（閱麥基洗德聖職手冊）

我建議讓你們的家庭教導教師、定額組領袖或主教，在特殊情況下給予格外的忠告。



瑞克斯艾汀

問：我們如何解釋啟示錄22：18中所說不可加添經書呢？

楊百翰大學古代經典系瑞克斯艾汀答
因為我們相信摩門經、教義和聖約及無價珍珠是格外的經典，你的問題很好。未討論之前，先讓我們看看十八與十九

節：

「我向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作見證，若有人在這預言上加添甚麼，神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

「這書上的預言，若有人刪去甚麼，神必從這書上所寫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分。」

我們首先考慮約翰所謂的「這書」，然後考慮他所說的加添或刪去。約翰寫啟示錄時，是在公元一世紀末期。他並不是為新約聖經寫最後一本書，因為那時候根本還沒有新約聖經。他是被放逐到拔摩島上時，寫一本書卷給當時教會在西方即今日土耳其的七個分會。他的稿本與其他二十七份稿毫不相連，也不是最後寫的一本，但總共合起來即成為後來的新約聖經。一些曾在此方面下過研究功夫的人說，二十七本書中有好些本是啟示錄之後寫的。但直到公元四世紀，才有我們今日所知的新約聖經——神聖著作之集成——出現。就這些事實來看，約翰所說「這書」並非指新約聖經（因為其時還未集成），而只是指他自己所寫的書卷——啟示錄。

那麼，約翰吩咐凡讀該書的人不可加添或刪去是甚麼意思呢？他是不許任何人更改其中的文字。他不許轉載，不願可能出現的欺哄者，不要誤導的相信者，不可改動其中一文一字。他要它保持住他在主

的靈感下所作的記錄的原來情況。值得注意的是舊約聖經中第五本書申命記的作者，也曾同樣警告其讀者，「所吩咐你們的話，你們不可加添，也不可刪減。」（申命記4：2；比較12：32）這兩位作者都會命令他們的神聖稿本的未來讀者們，不可更動其中所寫的文字。幸而沒有人對申命記中這句警語加以辯論；否則，一些人便會以為申命記之後的整部聖經為不可信了。

不僅約翰不是說不可以有加添的經典，若從整本啟示錄而言，顯見的是約翰知道末世時必再有格外的經典出現。怎麼是呢？經文是甚麼？不就是記錄下來的神聖啟示嗎？啟示錄大部份文字是預言在約翰時代之後，將有天使來到世界。當天使們來臨，有人記錄下他們的訪問與他們的信息時，不就自然地形成了新的經文嗎？啟示錄十一章中，約翰預言末日將有兩位先知在耶路撒冷作預言的使命，當他作預言，他們所宣告的神聖信息被錄下來時，不又形成了新的經典嗎？啟示錄中最重要的預言，是預告耶穌基督的再次來臨。基督再來時，屬神的人記錄下祂的來臨及事蹟，又將再次構成新的經典。

啟示錄非但沒有教導我們，不再有加添的經典賜予人類家族；反而啟示錄本身

從頭到尾，成為末世將有且一定有格外的經文的佳證。



希勒賴理

問：我怎樣能培養出更大的信心呢？

希勒賴理答：我肯定我們大多數人，曾經在某個時期自問過這個問題，尤其當我們讀到像希伯來書11：6這樣的經文，「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

我非常同情馬可福音9：24中那有病孩子的父親，他喊叫，「主阿，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幫助。」我想他當時是說，「我內心知道，但被疑惑圍攻。求主幫助我抵抗它們。」

我一生也會有過一個時期，猜疑自己為何不能發揮更大的信心。尤其我已有見證，知道神是活着的，知道祂萬事皆能。我為此思考祈求，發現我雖相信天父與祂的愛和力量，但却不肯定自己的配稱程

度，是否可獲得我願望中的祝福，我有時候也不明白，其實我所要求的是祂的旨意——或者至少不違背祂的旨意。

我繼續研究這個題目，努力培養自己更大的信心時，發現了一些對於任何尋求更大信心的人都是重要的關鍵原則，它們並不概括整個題目，但却是重要的開始。

先知斯密約瑟在他的「論信心」中說，「任何人若知道他所追求的人生方向，是遼遠的旨意時，就能夠使他對神信賴。沒有信賴，沒有永生。」（第六講）

信任這個字能幫助我們了解甚麼是信心。它也提醒我們，教義和聖約一百二十一章中的有力經句。其中，主賜予一些重要原則，是聖職人員必須實行的——堅忍，溫良，柔順，不虛偽的愛，仁慈，博愛，純潔的思想等——並且應許「你的信賴在神的面前自必增強。」（教約121：41—45）

我發現這是真實的。我們發揮信心的能力，似乎全靠我們對自己的正義有更大的自信。我不以為我們要過着完全的生活，然後才能有信心；但肯定的却是，我們必須一直努力趨向完全。我們遵守誠命，參與教會的事工與活動，不應該當作日常慣例或循例敷衍。應該抱以更熱切的心意，飢餓求義。我們必須「更切望從事

善舉。」（教約58：27）我們必須真正與天父靈性相通，而不是喃喃祈禱了事。

至於配稱與信心的關係，斯密約瑟特別談到犧牲的原則。他說，「獲得永生」所需的信心程度，要求犧牲一切俗世事物，甚至生命。「人們藉犧牲一切俗世事物，才能確實知道他們所行一切是在神的眼中蒙喜悅的。」（第六講）

談到犧牲一切世俗事物，甚至人的生命時，不免連想到把我們所有一切交給教會，以及為真理而殉道。有時候並非如此要求……雖然我相信必須願意這樣做。然而，我們可以着重積財在天上而犧牲世俗所有的。我們也可以奉獻人生，在神的國度中服務。

我想，我們學習犧牲，是像學習其他福音原則一般——逐步而行的。比較起犧牲人的性命，我們的犧牲雖小，但結果是在主的面前有了更大的自信。

例如，交納什一奉獻有助我們增加信心。我們交納十足的什一奉獻與慷慨的禁食捐獻，或對教會的經濟有所慷慨承擔時，不是能够增加我們的自信而能要求主幫助我們解決經濟或其他困難嗎？我覺得是的。

當我們犧牲其他東西，以便按照先知的吩咐儲備一年糧食時，我們不是對未來

更具安全感嗎？我們不是覺得可以在人力做不到時呼求主的幫助嗎？

我們若在教會中有一項召喚，犧牲個人時間來做所蒙召的工作，不是覺得更有信心求主協助其他的責任事務嗎？

當我們在正義中成長，當我們學習到犧牲時，我們的信心就逐漸增強。麥康基布司長老說：信心是神的一種恩賜，因我們的個人正義而頒賜我們的一種獎賞。有正義必有信心；更服從神的律法時，必蒙賜更大的信心。」（摩門教義）

當我們努力過正義的生活，並培養更大的信心時，我們最好記住，有人不要我們有信心。撤但時常提醒我們的無數小錯誤與弱點，以便使我們氣餒而鬆懈我們的

效力。我記得曾經有一次，在一項召喚之後，我非常痛苦不安而懷疑自己的配稱資格。然後，當我接受遣派時，獲得祝福者的保證，我已蒙考慮配稱。我沒有將這些疑惑告訴任何人，所以，那項保證真是一個啟示，於是得到安慰與鼓勵。我的自信復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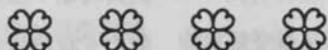
許多人有時候也有類似的疑惑。可能是聖職人員受請求醫治祝福病人時，不回憶起發怒時說的話，不配受的思想或未完成的責任等。這類的回憶，無論是由撒但或我們自己的心意策動；我們愈是過着

正義的生活，敵人就愈少武器用來攻擊我們。另外，我們若與天父之間建立了一種個人關係，能够隨時悔改我們的罪，利用悔改的原則時，我們就能自信的請求主答應我們的祈求，縱然我們仍有錯誤。

我想談的與信心有關連另一個陷坑，就是容易變成無耐性。我們讀到或聽到感動信心的醫治病人的或平靜風浪等的故事，那些奇蹟幾乎是立時出現。我們常常想，為何我們的情形却不如此。因為主沒有立即答應我們的要求，我們就開始想祂根本不會有所行動。可是，我們得記住，主要

我們忍耐的伺候祂，（教約98：2）耐心是信心的一部份。

那麼，正義的生活，包括要求我們所作的犧牲在內，是必須有耐性。記住，主必憐憫我們，只要我們努力克服生活中的罪過，雖然我們還未達到完全。然對主耶穌基督有信心，是福音的首要原則（第四信條）；既然我們蒙訓誨要「殷切尋求這最好的恩賜」（教約46：8）；那麼，信心的恩賜是每一個末世聖徒所應當努力尋求的。它確實是我們每一個人所求願的主的恩賜。



信賴— 見証之鍵

帕金森 安娜

我 在教會中漸漸長大時，常常嫉

忌歸信者們。他們似乎很容易
的便有了見證。我出生猶他州，在一個堅
強的摩門家庭中長大，常受福音教導。然
而，就我所聽到講的信心，我實在不知道



我又害怕，唯恐萬一受騙，自以爲得到了見證，而不是真正藉聖靈而得的。

那是甚麼及怎樣應用到我的生活中。雖然我出席過那麼多見證聚會，我却沒有個見證，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得到一個見證。我祈禱，我讀經文，我做到了一切通常所吩咐我們做的事，但是仍然不知道我怎樣可得到常聽人言及的信心與見證。

有好幾年，我並不擔心，因爲我以為等我年齡大些，我自然會得到一個見證。可是，我一年一年長大，見證仍然沒有來，高中畢業後，進楊百翰大學，我仍然沒有見證。

記得出席見證聚會時，許多與我年齡相若的人站起來說出美麗的見證，我開始覺得自己像是靈性巨人羣中的一個小矮人。有些人的福音知識實際上畧遜於我，但他們的見證却光大而加強。

一年一年過去，我欲求見證的决心愈來愈強。我終於決定孤注一擲，看看我究竟是否相信上帝與教會。

我在考慮這個問題時，記起曾經聽過的一些經文，關於如何獲得神的回答。我

見到這些經文中都說，首先要對神有信心，才會從神那兒得到某些東西。雖然從前也常聽過這麼說，但這次給我的打擊最大。我這才知道我根本沒有信心，也不懂信心是甚麼。我這才醒悟首先要認識信心是甚麼，才能得到一個關於神、耶穌基督及斯密約瑟的見證。

我查信心的定義。所找到的最好的是在希伯來書十一章：「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我一而再的讀這一節，仔細的思想，但仍然困惑不明。這句話對我毫無作用。

終於，一個美麗的春晨，我踱步校園中，眼瞧蔚藍明朗的天空，四周深淺不同的新綠圍繞着我，我驟地一下醒悟，得到新的重要的認識。我曾讀過許多有關信心的文字，但未打動過我的心，或給我一種信心究竟是怎樣的感覺。但在那一天那一刻，有兩個字驟然鑽入我心房，深駐心中。我開始覺得，藉着信賴這兩個字，可以大畧知道，信心究竟是甚麼。

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

○

要有信心，我首先得學習信賴天父。我要學習着相信神非常愛我而將真理啟示予我，祂決不讓撒但或別人欺騙我，這樣，福音若是真實的時，祂必定會使我知道。

我又害怕，唯恐萬一受騙，自以為得到了見證，而不是真正藉聖靈而得的。我内心憂懼，害怕被欺哄試試看信賴於神的念頭，令我擔憂到好像一步邁入太空而盼望那邊有人接着我。不過，我知道了，如果我要獲得一個見證，必須有所行動。

我發現，信心不是一夜之間就長成的，但是，我誠懇的表示而覺得信賴於主。時間過去，我內心中漸漸有了一些很好的感覺。一天，我坐在床沿，心中忽然有了一種從所未有的感覺，一種新的感覺。記得我坐在那兒，心中却在說，「主回答了我的祈禱！現在我知道祂是活着的！我真正知道祂是活着的！」

那個感覺深邃淵博，但却安詳甜美。

我知道上帝是活着的！我多麼快樂！

當然，這沒有結束我的掙扎。我仍然需要知道耶穌基督是否我的救主，斯密約瑟是否一位先知，教會的會長是否一位先知等等。我還要學習許多，要作許多禱告，要禁食許多次，讀許多經文，聽許多大會講辭，及思考許多忠告。阿爾瑪三十二章中，他將信心比作一粒有生命的種子，這粒種子已在不知不覺中，充實了我的生命。

當我醒悟必須信賴於主的那一天，我已種下了種子。種子漸漸開始膨大，擴張了我的心靈，增加了我的了解力。最初種下種子的那一刻有點害怕；之後，對於福音的了解力增加了不只一百倍，而獲得對許多事情的見證。從此之後，我曾多番努力，現在也仍然在努力加強自己，以便獲得更完全的認識神。這條道路不容易走，但沿途所獲的永恆祝福，值得一切的努力。

摩門札記

我讀完最近一期傳教特刊，覺得必須寫這封信。這件事在我心頭和腦中已經十八年了。

一九五三年夏天，我十六歲在維琴尼

亞州亞賓頓城的巴特戲院學習演戲，女主角是一位美麗的紅髮女郎。據我所知，她是在紐約一項競賽中，贏得那齣戲的角色的。她名叫孟琴，可能只是個藝名。她和

傳教士榜樣



我共租一間房，我每天早上醒來，都看見她坐在床看書。整整四個月，我每天醒來，不論早或遲，她都是在看書。

消息傳得很快，她是一個摩門。雖然在那樣一個道德不復存在的環境中，她却像白雪一般純潔。不喝酒，不抽煙，甚至在戲中也如此。沒有男人在她睡房內。她愛每一個人。雖然貴為主角明星，却溫順友善。她每天早上讀書，不一定是經典，却是她帶來的一些書籍雜誌。

她從來不跟我談宗教，我也從未問過她；但是，我永遠忘不了她。

許多年之後，我結婚生了兩個兒女，丈夫和我逐漸不滿意我們的靈性生活。我們去參加查經班，去過許多間不同的教會；但是，始終不滿意。

於是記起孟琴。他們曾經說她是個摩門。我們不知道摩門是甚麼，我也記不起在學校歷史課中曾否學過。於是，我到阿拉巴馬小鎮的公立圖書館去找，借到了唯一的「摩門經」。書底內頁有許多傳道地址，我寫信去最近的一間（在喬治亞），問他們可收歸信者。故事的其餘部份，就是我們的家庭歷史中的一部份。

我一直沒能找得到那位少女，告訴

她，由於她遵行福音生活的難忘榜樣，而使我夫婦雙方共有三十七個親人，都成為真實教會的教友。靈的世界中還有其他無數的，也都有了機會。

我們永不知道，根本不知道，甚麼人在瞧着我們，他們從我們學習到甚麼。

阿拉巴馬州霍斯鎮
李恩安娜

編者按：我們的一貫方針，是不尋找「遺失的人」；但是李恩安娜姐妹的信，激促我們去找信中的這位孟琴姐妹，才發現她就是一家人現住加州海心達高地的魏孟琴姐妹。她現任加州伊蒙特支聯合會的婦女會會長。魏姐妹說，「自從紐約那次經歷，在南加州大學攻讀碩士，我再沒有作職業性演出。不過，我常常導演支會的街頭劇或話劇。自從那次加入職業性演員行列之後，我就知道那種生活方式的部份，不是我所願意接受而要過的一種生活。它也缺乏我所期望的成就感。所非常高興聽到，在我那短暫的事業期間，居然能留下引人向善的印象。說來也奇怪，許多時候我有心努力傳教士工作，却從未成功！」

亞姿佛蘭西莉莎： 碎心的試煉



「我可以說，我曾見主的力量在大地與海洋中祂的人民身上。」亞姿佛蘭西莉莎於1905年3月12日寫下。「我曾經歷好幾次，要有極大信心相信敵人不能勝過我們……我可以說句話，『我從前年幼，現在年老，却未見過義人被棄。』（詩篇37：25）」

她七十二歲，五年後在鹽湖城逝世；但她那種可愛的率直信心與耐性，却不是從年齡中培養得來的，那是心碎的試煉、痛苦的磨煉與一再遭受試煉中所得的見

證。

她生長於英國德文西郡南摩頓鎮的一個有教養的英國教會家庭中，她少年時就因為那間教會的洗禮與聖經的教導相反而迷惑，「而從此不再願去教堂。」她十五歲時與魏威廉結婚。長女出生後，開始聽到有摩門教會。

當然，她毫不感興趣。雖然她不滿意自己原來的教會，「但至少令人敬仰。」可是，有人送給她一本傳道小冊子時，她很客氣，沒有拒絕。於是，在一個雨天的

下午，她拿來一看，却立即被泰來約翰與一些法國傳道人的那場辯論所吸引。

「我讀完之後，大聲說，『讚美神，我終於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她出席聚會，恰好聽到解釋斯密約瑟的使命。「今天我非常高興而興奮，但是當時並未表露出來我的感覺。我看沒有別的辦法，唯有悔改我的罪，受洗。我知道，當我的親人知道時，一定激烈反對，朋友們一定也會以料想不到的冷淡態度待我。」

「料想不到的」這五個字，包含了痛苦心碎。她的母親不許她再踏入家門，她的丈夫說，她必須在家庭與信仰兩者之中作一選擇；她悲痛流淚的拒絕否認她的見證，於是，他拋棄了她的四個小女兒。莉莎找到毛紡廠的工作，帶着嬰兒放在紡織機傍的小籃中。她盡力維持母女五人的生活。威廉見這樣打不倒她，便回來將四個孩子帶到倫敦去。按照法律，她無力阻止他或要求由自己領帶四個孩子。

她沒有猶疑。她的最後一絲猶疑，是在受洗前一夜，即1851年12月4日午夜時分，她站在河邊，俯視陰暗河水，「覺得自己不能下去；但是，似乎有個聲音在說，『沒有其他途徑。』」她在信心中走了那一步。「從此之後，似乎每一件事都改變

了。障礙從我眼前消去，代之以光榮的福音計劃。我與天父立約，無論烏雲多黑暗，即使朋友變成仇人，我也必藉着祂的幫助而侍奉祂，我已盡了自己的能力去努力。我一生中也許犯過許多錯，或者做過後悔的事與說過後悔的話；但我從未懷疑過福音的真實性，或阻礙過別人歸向福音。」

接下來的六年，她住在貝斯鎮一位名叫亞姿多馬的傳教士家中，而將自己的微小收入都花在尋找她的孩子。「經過多年的流淚與禁食祈禱，主為我開啟了往錫安之路。」她跟隨亞姿一家人及那位傳道六年半之後剛回家的兒子多馬同行。

我們不知道她怎樣會離開英國的，她只說，「我熱切的祈求主支撑我受得住即將來臨的長途航行，求祂使我不致因旅途艱苦而訴苦埋怨，祂回答了我的祈禱，因為沒有可以埋怨的地方。整個旅程中，我衷心充滿感激。」

她的兒子告訴了我們，她沒有寫下的她怎樣在信心中長期忍受，她一直暈船，變得非常軟弱而幾乎死去。她與多馬於1863年7月22日，在拉布內斯州佛羅倫斯鎮結婚，當天下午立即啟程西行。當莉莎發現蓬車載不了她以及她的行李時，她想一想

自己仔細包綑好放在箱子中的那些瓷器，及自己的一些可愛物品；於是，她一步一步的跟隨蓬車走，「內心充滿感激。」

她說，「許多人在第一眼看到聖徒之城時，高興得流下眼淚。」她沒有說她是否其中之一，可是她一定是的。

她的忍心與感恩也同樣使他們的婚姻很美滿。她的一個女兒路易絲，後來成為婦女會第七屆會長的，說她只見過母親哭泣一次，是因為一隻小貓跳躍而絆倒了厨櫃，打破了那些寶貴的瓷器。多馬訂購錫安百貨公司進口的第一批法國瓷器，也深深表示他夫妻的恩愛情深，因為那時他們住在猶他州錫比亞鎮，一方面要努力掙扎謀生，他却擔任主教而她乃婦女會會長。

他們的婚姻中最溫柔一刻，是他往迴聲谷鐵道局工作時寫給她的一封信。他工作是要償還移民時欠下的債。我們不知道她給他的信中表示了怎樣的擔心，但從他的回信中，我們可看出他的愛心保證：

「我親愛的，我感覺難過的另一件事，是你居然以為我留在此地，是因為你過去說了甚麼我沒有好好供養家庭的話。親愛的，請相信我，這根本不是事實。我從來不知道你在甚麼時候說過以為令我誤解的話……親愛的，我愛我那簡陋的家，

你——我親愛的妻子與我們的小兒子。我最愛你為人處世的態度，從未料到有你為伴侶可得到如此大的快樂與滿足。」

他們的相互愛心與對五個兒女的愛，仍然減不了她內心的隱痛。她的唯一兒子多馬記得聽到她半夜哭泣時，問她為甚麼，她只是說，「我想起了許多年前留在英國的幾個小女孩子。」

可是，她的女兒並沒有忘記她。離別時只有七歲大的蘇珊，十一歲時離家出走，寄居一個摩門家庭中，希望藉此找到她那位摩門母親。幼女嬰早已夭折，另一個女兒幾年後也死了。1870年時，有位傳教士遇見魏蘇珊，之後跟錫比亞的亞姿家族談起。靠着這樣一條脆弱的線索，母女居然在猶他州團圓重聚。

蘇珊沒有停止過找尋她的妹妹，威廉決意不讓少女再見她母親，便帶着她離開英國，湊巧的也來到美國。藉着報紙上一則尋人啟事，蘇珊終於在密執安州找到她。她也去猶他州相聚；四個女兒都印證在多馬與莉莎名下。莉莎似乎一再地說，「我從未見過義人被棄。」

△ △ △

永和支會圓通寺山頂郊遊活動



台北永和支會舉辦圓通寺山頂郊遊活動，曾素貞姊妹在見証會上作見証的情形。

1978年10月31日由永和支會長老定額組主辦「圓通寺山頂郊遊活動」。參加者有四十八人，大人36人，小孩12人。

10月29日聖職聚會時，聖職課程教師沈仲武弟兄提及聖職弟兄平常交誼的時間很少，所以每次在星期天大家見面時，總覺得交談的時間不多，好像有很多話談也談不完，他提議來一次郊遊活動，讓大家談個痛快。吳振湛主教說，說做就做，後天10月31日（已故蔣總統誕辰）是公共假

日，可作郊遊。但長老定額組沒有經費，怎樣能够舉行這些活動？於是，鄭重第二副主教首先帶頭認捐，後來弟兄們跟着響應，不到十分鐘，總共籌得1100元，錢交婦女會採購點心，並邀請其他輔助組織的弟兄姊妹免費參加此次活動。

1978年10月31日早上7點30分，大家開始登山，8點30分左右抵達山頂，九點鐘，大家用過早點之後，由吳主教主持舉行山頂見證會，出來作見證的弟兄姊妹有

16人，由於接近大自然和沒有時間限制，點，大家下山回家。

所以每人所作的見證特別精彩和充滿靈性。見證會結束之後，換了另一個地點，大家圍起來作集體遊戲，直到上午十一

凡參加此次活動的弟兄姊妹都認為這是非常美好的經驗，值得繼續舉辦類似活動。

兒童會百週年活動



1978年是兒童會百週年。在這一年裏台北支聯會兒童會舉辦了幾項活動，藉以滿足和發揮兒童們在音樂、靈性、和體能上的需要及才能。各支分會兒童同工們在人力和時間上的額外奉獻，促進每一項活動的圓滿完成。

1978年11月12日的兒童會郊遊，是為了使兒童們能有一個在戶外舒展筋骨的機會，並使支聯會的兒童和同工們能在輕鬆的氣氛中相聚同樂。郊遊地點是淡水的紅

毛城古蹟及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院。

12日早晨八時四十分大家首先在金華街教堂集合，一齊舉行啟程的祈禱，然後搭乘兩輛遊覽車前往士林接第四支會的人員，再往淡水而行。此次參加的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板橋、新店、六個支會，及支聯會張猗清會長、劉春華第二副會長，及張承遠高級諮詢三位聖職領袖。

到達淡水時已近十一點，由於紅毛城古蹟目前零星的散佈在淡江中學，淡水工商專校及鄰近地區，便首先前往淡水中學參觀，該校是私立基督教中學，除非有約，平常是拒絕外人的。校園內建築大都以紅磚和石塊砌成，園內有草坪，古老的榕樹及其他植物，氣氛非常古雅寧靜。每一個支會皆在該處攝影留念，離開淡江中學後



大夥兒便前往隔壁的淡水工商專校，在那兒享用午餐。淡水鎮是一倚山傍海的古鎮從紅毛城可俯瞰淡水港，景色異常秀麗，大夥兒本擬定在那兒多逗留一會兒，無奈天氣轉陰變涼，便提前轉往故宮博物院。

一到故宮草坪，兒童們便生龍活虎起來，又奔又滾的，多麼可愛。玩起團體活動來更是有勁，幾乎欲罷不能。此次團體活動皆由兒童們自己想花樣，自己帶頭玩，因此場面更形熱烈生動，遊戲有捉小偷，即興什錦歌唱等。帶頭的小朋友在此便表現出領導才能，各支會的兒童都合作無間，令人不禁對他們有好的期望。

離開故宮前，全體兒童，同工在階梯前合照一張，留下了歷史的一頁以待他日回味。



謙卑的奇蹟



陳季生兄弟、陳老瑞明姊妹

毫無疑問，神的恩典除了灌注於遵行祂的誠命的人以外，祂更慷慨的傾福謙卑的，以及向祂不灰心地祈求的人身上。

今年在香港支聯會第三支會發生一件謙卑的奇蹟——是一宗曲折奇情的，駭人聽聞的感人婚姻見證。男的是一位又盲又窮的一位陳兄弟，而女的是一位又年輕、身體又沒有任何殘缺、靈性進步、學識豐富、積極事奉神的一位溫良柔順的美好姊妹，名叫老瑞明。她倆的婚姻，在世俗的人眼下，豈祇是「皇姑嫁乞兒」之不可能和不相稱之事呢？然而這位姊妹並不以自己比陳兄弟完美而驕傲，更不以陳兄弟的人生最大殘廢而見嫌，結成終身永恒伴侶。他們的結合，確是世界所罕有的，完全是來自基督的愛和極度的謙卑表現。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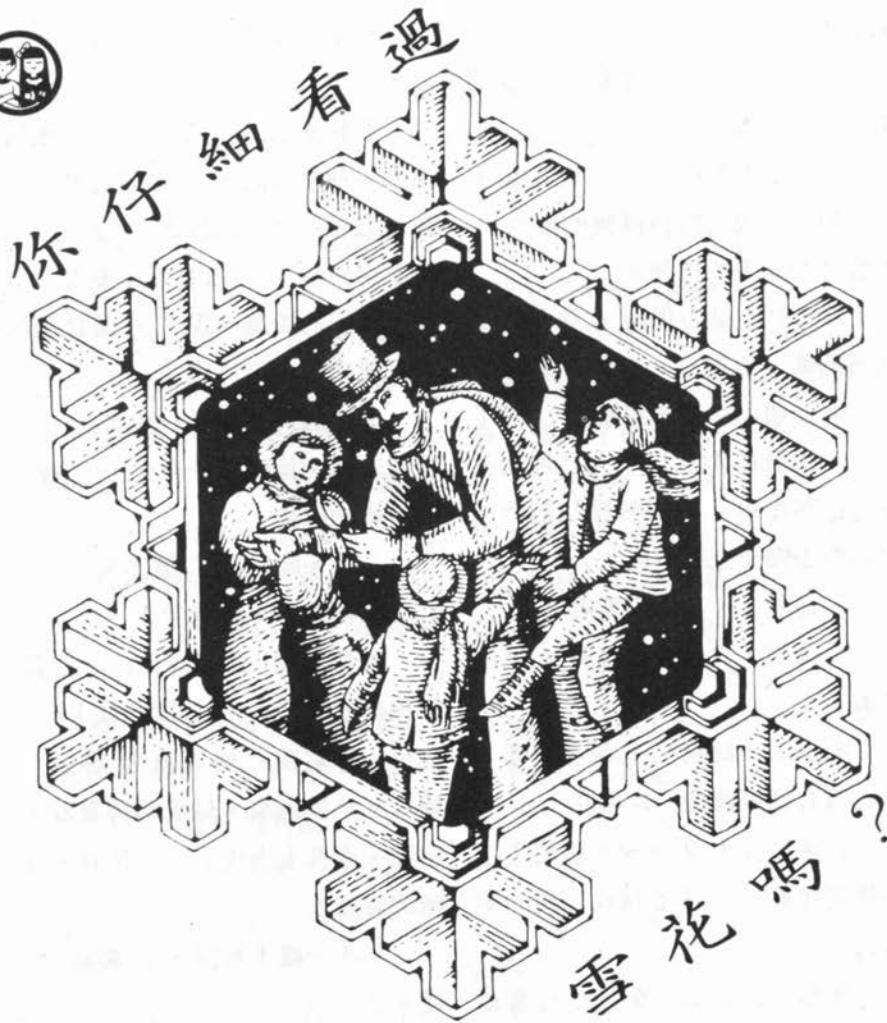
面是陳老瑞明姊妹的自述：

「感謝天父在這末世時代藉着祂的僕人斯密約瑟來復興祂的教會，這使洗禮四年的我，在這段期間之中不斷蒙得天父給我特別的祝福。

認識我丈夫四年來，我曾多次向我父母提出我的婚事，但都遭到我父親的極力反對，在這打擊之下，雖然我內心很痛苦和難過，我却從來沒有放棄我倆之目標而感到灰心，可是禍不單行，我更發覺自己的眼睛不知什麼原因出了毛病，視覺漸漸模糊，到後期竟然連字和車輛都看不見，我該怎辦呢？只有憑着信心，期待天父賜福我，我不但沒有間斷回教會，我更憑着信心去做一切應做的事情。

我時常在想，假如我父親也是末世聖徒的話，他便不反對我嫁一位失明的兄弟，因為我知道人的形體雖然殘缺，他的靈魂都是完美的，他雖眼盲，但可以看到靈性的一切事物，又能聽到主的聲音。雖然無情的歲月使他年老，他却能在福音中保持年青，這是上帝給我們的考驗，好讓我們認識到生命的真義。

（下接封底內頁）



「下雪了！下雪了！」

鹽湖城的古堡，孩子們快樂呼
叫，大家都從木屋中奔跑出來，瞧
瞧美麗的山谷，那是一八五零年的
秋天，整個山谷的木棉樹，一片黃
色；可是今天變成了銀白色仙境，
綴以紫赫色山崗與蔚藍色天空。

古堡中是一個廣場，廣場四周
都是小木屋。歡笑開始於廣場中。
有人嚷着，「我們在雪地上玩捉迷
藏吧！」

一個孩子說，「我來捉，你們
躲吧！」「來了來了！」快樂的歡笑
聲，嚷聲，碎步聲，充滿清脆的空

氣中！

一個大點的孩子嚷着，「我們用雪來砌個古堡！」

他的朋友們開始用雪堆砌牆，其他的孩子決定假扮侵襲的敵人，用雪球做成圓的砲彈。

陳教授走進古堡時，孩子們正玩得高興。他站立一會兒，瞧着孩子們。一個小女孩匆匆跑過，滑了一交，跌倒在雪地上，面孔埋在柔軟的白雪堆中。教授彎腰扶起她，替她揮去帽子上黏着的雪花。

「好啦！妳玩得高興嗎？」

「是的，我們玩得高興。這白雪真美！」

教授眨一眨眼，「妳說美麗嗎？妳有沒有仔細瞧過一片雪花？」

「當然有！怎麼會不瞧呢？」她張開雙臂，似乎要擁住四周的柔軟白雪。

陳教授拉住她一隻手，外套袖子上黏着許多雪花，但有一兩處只有單獨一片雪花。他指着一片說，「妳有沒有仔細瞧過這個？」

「有！我正在看呀！」

「妳看到甚麼？」

「雪花，一片雪花！」

陳教授從他的外套口袋中，掏

出一個小小的發光的東西，給她看。

「妳知道這是甚麼嗎？」她搖搖頭，他接着說，「這是叫做放大鏡，它可以將東西放大。你用放大鏡看東西時，可以看到許多用肉眼從未見過的美麗。現在，讓我們用放大鏡來看看這片雪花。」

他把放大鏡靠近一片雪花，瑪莉低頭瞧，她瞧了一會兒，然後抬頭望她的同伴。

「哦，陳教授，真美麗！」

「再看看，仔細看！」

瑪莉低頭，再從放大鏡中看看。她抬起頭來時，陳教授把放大鏡移到另一片雪花，叫瑪莉看看這一片。她挨過來，低着頭再看看，抬頭，面孔上表現出一片驚訝，眼睛閃着光芒。

「不一樣！教授，跟那個不一樣。」

其他的孩子見瑪莉在跟教授談話，語調興奮，就都走過來，看看是怎麼一回事。教授對他們微笑，叫他們圍成一圈。

「我剛才問瑪莉，她有沒有仔細看過雪花。你們呢？你們可仔細瞧過嗎？」

「有，有，當然看過呀！」孩子們吃吃的笑着。心裏想，不知道教授在玩甚麼把戲呢？

「妳覺得怎樣？瑪莉！」

瑪莉指着袖子上的兩瓣雪花，問：「它們是相同的嗎？」

孩子們瞧着雪花，其中一個說：「是呀！它們都是雪花呀！」

老教授掀下一個男孩頭上的絨帽。絨線中央，落着許多片單獨的雪花。他把放大鏡給這個孩子。

「看看這些雪花，看你找不找出兩片完全相同的！」他催促的說。

其他的孩子也擠過來，低着頭，也想從小小的放大鏡中看一眼。放大鏡在帽子上慢慢移動，停在每一片雪花上。大家都能夠瞧一眼。然後，他們睜着驚訝的眼睛，抬起头。

「我的帽子上的好像都不一樣，」第一個男孩說。「不過，這只是少數，也許我們多看一些……」

「絕對找不到兩片相同的，」教授很快的回答，可是，當他看到孩子們的懷疑眼光時，又接着說，「知道嗎，你們跟別人的想法一樣。幾百年來，每一年的冬天都下雪，

大家見慣了，沒有人仔細去看看雪花或想一想它。

「然後，大約四百年前，一個瑞典人，名叫馬格拉斯，他仔細瞧大衣袖子上的一片雪花，忽然發現原來它是多麼的美麗。他看不到你們剛才所看到一切——那時還沒有發明放大鏡——但是他看得很仔細，看見了他從來沒有夢想到的東西。他看到每一片雪花是結晶體，每一個結晶體是由十分完美的幾何圖形構成的。於是告訴朋友，但是沒有一個人留意他。」

「馬格拉斯是一個發現家，就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一個男孩子經過思考後說。

「只是他所發現的『新大陸』非常非常小！」瑪莉指出。

「對！」陳教授同意的說。「就像發現了新大陸一般，馬格拉斯之後的其他人，再研究及描述他們所看到的，馬格拉斯研究那片雪花之後一百五十年，有一位德國自然科學家，名叫齊步勒，某天早上走出門外，那不是個像今天一般的明朗晴天。天空一片灰白，正在下雪，有些雪花飄到他的大衣的毛領上。」

「他仔細看那些雪花，發現每

一片都是一個很小很小的結晶體，每一個結晶體有六邊。所以，每一片雪花有六邊。齊步勒又發現，沒有兩片完全一樣。他花了許多年，想找到兩片完全相同的雪花；但是沒有找到。」

教授停一停，瞧着圍住他的那些關心的面孔。

「後來怎樣了？」瑪莉問。

「許多年後，一個名叫達斯卡特的法國人，做了馬格拉斯與齊步勒所做過的事，並且把他的發現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出來，認識法文的人都可以讀他的文章，了解雪花的情形。但是沒有甚麼人覺得高興，也沒有甚麼人去讀他的文章。

「這些事情，都發生在顯微鏡發明之前。顯微鏡和放大鏡一般，不過更强。」他解釋說。「大約二百五十多年前，發明顯微鏡之後，

人們開始利用這個工具，去觀察以前未曾見過的微小世界，大家都很興奮，看到許多以前沒有看過的東西。有些人用顯微鏡觀察雪花，發現許多驚訝的事實，便畫出來，發表文章，加以討論。

教授停一停，瑪莉有點害羞的問，「陳教授，您有顯微鏡嗎？」

他輕撫她的頭，說「瑪莉，我有一架，你想用它來看看嗎？」

「可以嗎？教授？」

教授微笑的瞧着其他的孩子，「哪幾個人想仔細看雪花呢？」大家很高興，這是一件新的事情。教授答應午餐後帶顯微鏡來。

這就是一八五零年一月的一個下雪日子，一群先驅兒童怎樣學習到小心而仔細的觀察事物，尤其是雪花！



山邊林地的男孩

魏爾金遜和孔儂瑪琪合撰

冬 天來了，白雪蓋滿山頭，也覆包着樹頂，使樹頂看起來好像是圓形。這種氣候，就是威爾滿州莎倫鎮在聖誕節前兩天的常見情況。

午夜時分，散處山腳下的少數幾家農戶屋中都已入睡，只有斯密家還亮着一盞燈。

雖然時近聖誕節，那麼晚了還有燈光是不尋常的。那一晚，一八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發生了一件令人興奮的事，一個嬰孩誕生。

第二天，一位鄰居來訪。兩個大孩子，艾文和海倫，瞧見他來了，便跑上去迎接他，並且歡聲嚷着好消息，「我們家有了一個新的嬰兒！」

「是個男孩子！是個男孩子！」

他們從雪地走近屋子時，忍不住大笑，原來小妹妹蘇菲亞在窗內眺望，她那小鼻子貼近玻璃上，變成平塌塌的。斯密父親開門，讓他們進去，並且帶鄰家朋友去看新生嬰兒，他正在母親懷中睡得安詳香



甜。他脫下帽，揚揚手說，「不錯，一個男嬰！」

「是的，」露西答，「他將以父親的名字為名。我們叫他約瑟。」

那時還沒有電話，靠鄰居朋友傳言。他走之後，一定將這好消息，告訴了村中雜貨店火爐邊的那些人，「斯密家添了一個男孩。」「農場上多了一個好幫手，」一個正在火爐邊烘暖的人說。

可是，露西撫摸着嬰兒的柔軟頭髮時，她想像中不以為他將來是一個農場好幫手，却是一個領袖或偉



是，當他六歲時，斯密家的孩子們都傳染了猩紅熱時疫。約瑟腿上的腫塊令他痛苦不堪。某一天，約瑟以為是史東醫生來了，却原來是鄰居帕金斯莉貝嘉在跟他媽媽說話。

「露西，我帶來一點蜜糖麵包，才烘好的。」

「謝謝妳莉貝嘉。」

「但願我能幫了點忙。」

約瑟知道的確是帮了忙，他的母親因為照顧生病的他和他的弟兄姐妹，已經很久沒有好好的睡過一覺蘇菲亞已經病了三個月，情況危險。

「聽說小約瑟仍然不好，」約瑟聽見帕金斯太太太說。

「是的，這幾個星期來，他的病沉重。猩紅熱使他肩頭上起了一塊紅腫。史東醫生割開了它，但却蔓延到腿上去了，醫生割開肌肉，直到骨頭，希望能清除炎症。可是，却仍然紅腫。」

「我們以為最好請幾位外科專家來會診，」約瑟聽見爸爸說，「現在正等待消息。」

等，等，再等，約瑟想。他知道，每一個人都盡了最大力量，甚至哥哥海倫也日夜為他捧着腿，輕

人。然後，他又訕笑自己的夢想。看起來，他跟威爾滿州山邊林地農戶出生的每一個男嬰沒有兩樣。毫無理由將來別地方的人會知道他。

無論露西如何的荒謬夢想，也從未想到過這個小約瑟將被人逼害，然而却影响到幾百萬人敬仰跟隨他，並且這麼說，「他是以凡人做出似神的事。」

是的，一個男嬰誕生，「主已着眼於他。」

嬰兒漸漸長大，強壯健康，可

撫它，減輕痛苦。可是痛楚一直不停。約瑟曾經一次絕望的呼喚，「哦，爸爸，我怎麼忍得下去？」

父親在對他說話，「醫生們騎着馬來了，約瑟。」

露西請醫生們入屋內另一室，莉貝嘉連忙道別。「醫生們，你們怎樣可以挽救我兒的腿呢？」她問。

一剎間沒人回答。然後，一位外科醫生盡量平靜柔和的說，「我們沒法子了，……他的腿治不了。必須割去這條腿，才能救他一命。

露西雙手掩住嘴，似乎要制止喉中發出來的痛苦呼喊。「不！小約瑟不割腿！」她記起當日醫生說蘇菲亞沒救了，甚至醫生也不肯登門應診，死亡就在一線之間，他們祈禱求奇蹟……奇蹟出現，就是那樣。約瑟的母親埋首雙掌中，再次祈求奇蹟！

她抬起頭時，平靜的說，「史東醫生，你可否再試一次呢？請你再試一次，才決定鋸腿吧！」

醫生們商量之後，決定再試試刮去腿骨上發炎的那一部份。露西拿來一些乾淨的被單，折疊起來放置在傷腿之下。醫生們告訴約瑟，



他們將要做甚麼。因為那時候還沒有麻醉藥減輕痛苦，醫生對他母親說，「拿些繩子來，把他綑在床上。再拿一點白蘭地或隨便甚麼酒來；因為會痛得很厲害的。」

可是約瑟反對。他不要喝酒，也不要綁在床上。

「媽媽請您離開房間，爸爸受得了，您因為日夜照顧我，已經心力交瘁。」眼淚湧入他的眼眶。「我要請爸爸坐在床上抱着我，我可以忍得下醫生刮骨。」

有一位醫生反對。「孩子太年幼，必須有點甚麼東西幫助他！」

約瑟伸手拉爸爸，拖拉這個高大身軀坐在床上。「主會幫助我的…我可以受得住。」

於是，這位飽經風霜的高大個子農夫，雙手抱着小兒子，擁在懷中。

手術開始，漫長而緩慢。沒有麻醉藥，只有爸爸的擁抱。有一陣子，母親聽到約瑟的尖銳叫聲，急

忙跑進屋裏。

「哦，媽媽，出去，出去，我不要您進來，只要您出去，我會忍住的。」他哭泣懇求。

手術完畢，露西躊躇的在臥室門邊，嘴唇抖動得問不出一個字，她的丈夫，溫柔的支撐着兒子的肩頭，抬眼瞧她，朝她伸出另一隻手。

露西急忙走過去，俯身約瑟床邊，她的手緊握住他的手，約瑟看來何等蒼白纖小，一動也不動。

約瑟在力竭的深淵中，聽到她進來，感到她的溫柔而躊躇的撫觸，他張開眼，那鎮定的藍色眸子立刻掃除掉母親面孔上的不安與焦急。

史東醫生抹去額上的汗珠，點點頭說，「沒事了。」

年輕的約瑟知道主與他同在，他們的祈禱得到了回答。他的腿得救了。

一位新召喚的使徒的思想

奧爾頓杜雲



博士德雅各長老

九月卅日新召喚的十二使徒議會成員的博士德雅各長老認為目前世

界各地都在提高靈性方面的覺醒。

「我感激能成為十二使徒中的一員。」

博士德雅各長老和他太太路得在家中客廳對「教會新聞」訪問時談及這次被召喚為使徒的思想：

他說：「我們教會在世界各地都在成長中，這件事實在令人鼓舞，你到處可聽到關於人們的信心及靈性的覺悟和提高這些無數的故事，我聽了後感到很高興。」

博士德雅各長老擔任過一年半國際傳道部會長，由於在職務上之關係，他便有

機會探訪世界各地的教友。

他說：「世界不少地方出現新的靈性氣氛，聖徒們非常虔敬和勤勞，他們雖然缺乏一些學習資料，可是，他們在靈性上似乎得到非常充足的補償。」

博士德長老談及教會在南美洲的靈性上的醒覺成長得極為迅速。

博士德雅各長老和他的太太住在巴西的聖保羅，他曾做過兩年的地區監督，起初只負責整個南美，後來南非東部地區也屬他負責的範圍。

他又說：「在南美能建造聖殿確實是令人感動的事情。為了建造聖殿，聖徒們要作很大的犧牲來準備所需要的資金。」他強調地說：「雖然由於極窮困和通貨膨脹，所有國家都願意分擔他們所負担的一部份。」

「那些住在南非距離聖殿最遠的聖徒們（大約 4,000 哩），是第一批把建築聖殿的基金送交的。」博士德雅各長老說：「因為南非成為倫敦聖殿區域的一部份。」

「最近幾年來，南非在靈性方面進步很快，當然，這不過是剛開始，今後仍要繼續努力發展提高。聖保羅聖殿將會開放更多的門戶，需要加速工程的進度。」

傅士德長老談及那些聖殿建築工作奉獻的教友說：「雖然他們是不同種族，但由於聖殿的祝福，他們仍然能夠一起工作，彼此關心和作奉獻建築基金。在那他們的生命中從沒有一件事情講及他們可以享有聖殿的祝福，但他們相信教會是神聖的，這才是最重要。無論你到那裏與他們同處一起時，你會有一種奇妙的感覺，他們在世界上是令人驚異的一羣。」

傅士德長老和他的太太也會有很多機會探訪世界各地的教友。例如，這一年，他們作一個國際傳道部的全世界性環遊世界一週，曾到南美兩次，十月底又會再去過南美主持聖殿奉獻儀式，在教會指派下會到過歐洲和墨西哥及其他地方出席支聯會教友大會。

傅士德長老談及他被召喚為十二使徒時，他認為那是神聖的事，不宜輕談。他很感謝甘賓塞會長對他的仁慈和總會會長團的寵愛及整個十二使徒議會的其他成員。

「我很高興獲得整個弟兄們及教友們的愛心和支持，他們都是好人，謙恭的人，他們的大力支持更鞏固我的信心和力量。」

傅士德長老談及身為一個總會當局人員兩件在靈性上極為光輝的事情，其一是在聖殿中舉行的聚會，二是當一個新的支

聯會會長被揀選的支聯會教友大會上。

「揀選一位新的會長時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它永不會是平凡的，它是完全在靈性感召之下，完全依照神的心意和旨意去做的。」他說。

當傅士德長老回家時，他常與家中的家人分享他的靈性經驗。

傅士德雅各姊妹說：「對我和孩子們來說，這是一種很好的事情，它在靈性上增強我們很大，他的召喚是神賜給他的最好的祝福。」

傅士德長老夫婦有五個孩子，全已結婚，三個孩子住在鹽湖城，他們是小雅各、麗莎和羅拔，另外一個女兒住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合桃溪，她名字叫珍納，還有一個兒子住在華盛頓，他是馬吉斯，傅士德雅各長老共有八位孫兒。

小雅各和馬吉斯都是執業律師，傅士德雅各家族三代都是律師，因他和他父親亦是律師。

傅士德雅各長老是一位習慣早起的人，他通常早晨五點起床，閱讀一些書籍和做運動，他每天早上都作半哩路的跳跑。

福音是傅士德長老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份。

「我甚至記不起何時沒有對這福音的真實見證，這也許是我承繼了這屬靈的恩賜。」

現在，藉着神聖的福音的見證和信心，傅士德長老為教會開始一項新的任務——救主的特別見證人。

而就子人造就不造就

彭蓀泰福



我們大家都有艱苦與困難的時候。主愛祂的兒女，隨時管教。艱苦可建立堅強的男女，人在困境中學習到教訓。成功不能建樹人，最成功的時刻也就是最危險的一刻。逆境才能令人感激神的恩典，才能培養出勇敢堅強的人格。

我清楚記得一對年輕夫婦，多年前在愛達荷州開始墾殖。他們的錢有限，却已交付購買四十畝荒地的首期訂金。他們準備栽種果樹——對桃子特別有興趣。他

們開墾土地，栽植樹苗，拔除野草，灌溉施肥，一直小心照顧，盼望着收穫時節來臨，那年春天，桃花燦放的一片花海，看起來將有果實累累。不料令人意想不到的，某晚，突然下霜，幾乎摧毀了全部花朵，於是，下個星期日，年輕的約翰沒有去教堂。再下星期日沒有去，接着的星期日也沒有去，他那位好心的年長主教終於來看看究竟為何緣故，他在果園中找到了約翰，說，「約翰，幾個星期不見你去教

堂，有甚麼事嗎？甚麼不對嗎？」約翰答，「主教，我再不去了。你以為我可以崇拜一位讓這種事情發生在我身上的神嗎？」他於是一五一十的解釋給主教聽。當然，主教也覺得難過，表示了同情心。他低頭注視土地，然後說，「約翰，我肯定主知道你在霜凍驟寒中生產不出最好的桃子，但是我也肯定祂知道，沒有挫折造就不出最好的人材。主是着重造就人，而不是造就桃子。」於是，下星期日約翰去了教堂，又一年的收穫季節來臨，他後來成為教會中的一名主教。

我也記得多年前出席愛達荷州彭可夫特的一次聚會，那是大學擴建委員會所召開的一次會議，會議很成功。會後，在場的一些農夫過來跟我握手言談。其中有位姚士特弟兄。我問，「姚弟兄，農場情況還好嗎？」姚弟兄答，「哦，一切還好，只是比三年前的收成少了二萬元。」說，「為甚麼？……又一次霜凍嗎？」他說，「是的，打擊了正待收成的小麥。您知道那會有甚麼影響。」他說，「我們在早上已經開動了翻耕機，一切都還好，穀倉裡仍然有點儲糧，至少不會挨餓。很快又會有另一次收成的。」我們離別時，我對太太說，「何等高貴的人格！」

之後，我們駕車去勞工，因為孩子們跟我們在一起，便在大街停車，走到一間雜貨店去買點餅乾給孩子們，我在行人道上遇見誰？姚士特弟兄！我說，「喂，你來這兒幹甚麼呀？」他說，「彭蓀弟兄，今天是我們去聖殿的日子。」我說，「很好，逆境沒有打擊你的靈性，是嗎？」然後，他給了我一個教訓，他說，「彭蓀弟兄，逆境中我們更需要多去聖殿。」

逆境中我們更需要教會與福音。我非常滿意，對此神聖事工有見証的男女，能够面對任何逆境而仍然保持靈性高揚及信心堅強，我曾在歐洲見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那邊的教友們，那次大戰是歷史上空前悲劇，各國經濟陷入一片蕭條。我所遇到的教友們，有些是一個快樂幸福家庭中的唯一生存者，在戰爭中，他們的家庭被毀，他們的親人被殺害——他們成為唯一的生存者。我親眼見到親耳聽到他們站起來作見証，證明這事工的神聖性，感激神的恩典與祝福——永恆婚約的祝福，及死亡後家庭關係繼續存在的信念，並且今生之後有來世，配稱的人將快樂重聚在神的面前。

是的，靠着主的幫助和神的祝福，我們可以面對任何逆境，每一種逆境對於我

們有益無損，使我們成為更堅強、更勇敢、更似神。許多人在此末世時代曾經遭受困難與艱苦。

我常常想到先知約瑟——我覺得他是唯一除了耶穌之外，世上最偉大的侍奉耶穌及代表耶穌的先知。我想到他所遭受的試煉與艱苦。我曾經兩次往訪利巴地監獄。我站在那兒，心裡想着他所遭受的逼害與試煉。你們當記得，他在那污穢的獄中，被惡人包圍，却不止幾天或幾星期，而是數月之久，最後，當他似乎再也忍不下去時，你們必記得他大聲疾呼的話：

「哦，神啊，袮在何處？遮蓋袮隱身的天幕在何處？」

「袮的手要停留不動到多久，袮的眼，袮聖潔的眼，要從永恆的諸天注視着袮人民和袮僕人們的冤屈到多久？袮的耳朵要被他們的呼求聲貫入到多久呢？」

「是的，哦主啊，他們要忍受這些冤屈和非法壓迫多久，袮的心才對他們軟化，並且袮的心腸因對他們的憐憫才被感動呢？」

「惦念着袮的苦難的聖徒們，哦，我們的神啊，這樣袮的僕人們必永遠在袮名中快樂。」（教約121：1—3，6）

下面的話，是主賜給先知的啟示中的回答：

「我的兒啊，願你的靈魂安寧；你的災禍和你的苦難，只是一個短時期；」

「那麼，假如你好好忍耐着，神必高

高舉起你，你必戰勝你所有的仇敵。」

你的朋友們必援助你，他們必以熱情的心和友善的手再向你歡呼。」（教約121：7—9）

看這項應許。再比較並不嚴厲的責罰。「你還不像約伯那樣；你的朋友們沒有像那些人對待約伯那樣違抗你，也沒有控告你犯罪。」（教約121：10）

再進一步的應許是：「那些控告你犯罪的人們，他們的希望必被摧毀，他們的前途必被融解，好像白霜融化在旭日的熾烈光線之前一樣。」（教約12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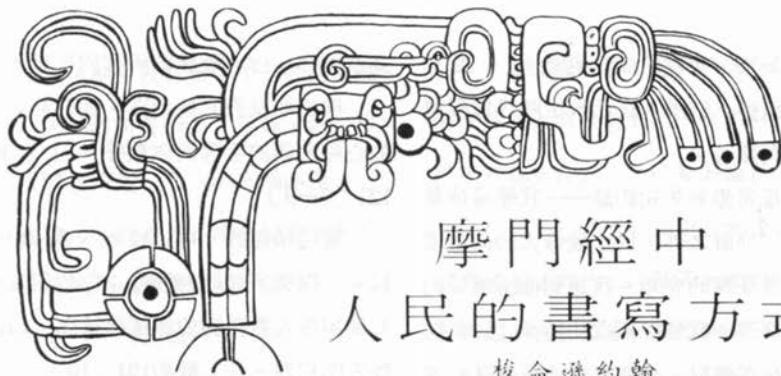
另一次，主預示先知「大地各端將探問你的名，愚夫將嘲笑你，地獄將向你發怒；」

「然而心地純潔者，智慧者，高尚者，有美德者，將經常從你的手之下尋求勸導、權柄和祝福。」（教約122：1—2）

然後，主說出下面這番意義重大的話：

「假如你被拋入坑中，或兇手的手中，並且你被判死刑；假如你被拋入深淵；假如奔騰的波濤謀害你；假如兇猛的風暴變作你的敵人；假如諸天聚起黑暗，一切自然事物都聯合起來阻塞道路；最重要的，假如地獄真正的對着你張開大口，我的兒啊，你要知道，所有這些事都將給你經驗，都是對你有好處的。」

「人之子會下降低於這一切，你比祂更偉大嗎？」（教約122：7—8）



摩門經中 人民的書寫方式

梭命遜約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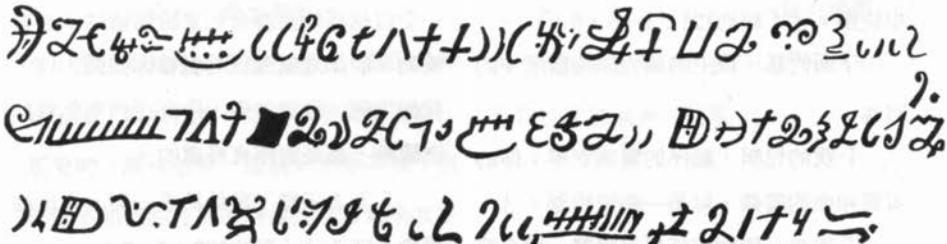
我們末世聖徒因為讀摩門經，而多
我少知道古代美洲的書寫方式，加
上學者們在這方面研究所得，可以補充這
項知識。

古代西半球所曾用的唯一真實書寫方
式，是在墨西哥中部與南部及中美洲北
部。在這個地區，發現了六、七種但互有
關連的方式，幾世紀來，學者們的努力畧
有成就，能解釋古代美洲的象形文字書寫
方式。

大多數古代文明沒有用字母的，他們
摩門經中描述的書寫方式，像是會意文字，
但有少數符號代表聲音。

只用一種簡單的符號，用來發音或代表整
個意義，後者名為會意文字。會意文字系
統包括幾百甚至幾千個明顯的符號——一
個代表一個字或一個意義。中國人與埃及
人的書寫方式就是這一類。瑪雅人與新世
界的其他人也是用這種方式，埃及文字有
約七百五十個，早期中美洲的也相同此數
目。

這些符號大部份有其中心意義。一個
腳印可以代表「脚」，也可以表示「走」
或「旅行」。讀者要自己判斷究竟代表甚





我們發現許多書都是利用這種文字書寫的。

麼意義。所以，要借助另一個符號或整篇文字，方能得到清楚的意思。有些符號代表聲音，像字母一般；但是我們現在這樣利用字母的技術，當時還未發現或充份利用。結果，要花許多經驗與高深知識，才懂得這個書寫方式。普通人沒有足夠時間花在這種事情上；只有祭司或統治階級的人學習這種複雜的方式。

摩門經中描述的書寫方式，像是會意文字，但有少數符號代表聲音。基督誕生之後四百年的摩羅乃，說他們是用被稱為「改良埃及文」的「字母」書寫。（摩門9：32—33）這種尼腓人書寫法似乎複雜而效率不大。摩門說：「有許多事情，按照我們的語文是寫不出來的。」（腓三5：18）他的兒子摩羅乃對主申怨，「由

於我們的手的笨拙，你已使我們寫得很少……當我們書寫時，我們就看到了我們的弱點，並且由於排列我們的話語而犯錯誤。」（以12：24—25）因此，很難充份掌握而運用那種書寫方式。

班傑明王告誡他的三個兒子，必須努力學會「他祖先們的全部語文」（摩賽：1：2—4），包括「猶太人的學問和埃及人的語文。」（腓一：2）這種艱難的學習很可能解釋為甚麼「有的人因貧窮而無知識，有的人則因有錢而得到很大的學問。」（腓三6：12）

一瞥之下，以為從摩羅乃的改良埃及文到古代美洲象形文字，似乎有很大的距離；可是，瑪雅文與埃及文的原則却是一樣，是祖先李海從巴勒斯坦帶來的。當然，一些特別的符號繼續經過改良——如摩羅乃所說，是「流傳下來再由我們根據了我們的語言習慣而加以變更的。」（摩門9：32）——然而，「改良的埃及文」並非一種不好的描述。

我們唯一能知道改良的埃及文像甚麼，就是安東手稿——哈里斯馬丁從摩門頁片上描繪下來給安東教授看的七行文字，我們不知道他描繪的正確程度，或者甚至事實上，手稿的哪一邊是向上。安東

教授後來談到他所見的，說：

「文字排列如華文成直行。那些文字都多少有點歪曲，可能因抄錄手法不高明或實際是如此，並且摻雜有各種描畫，如半月、星星及其他自然物體，結尾是粗陋的代表墨西哥的十二宮。」

他另一次重述這種直行的排列法時，說：「結尾處是一個不規則的圓形，其中分成許多部份，描繪着一些奇怪的記號，顯然是描自盧伯所出版的墨西哥的日曆，但是故意歪曲描繪，使人看不出它的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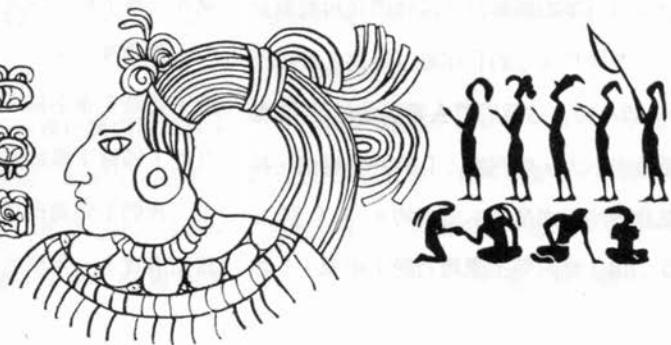
既然安東是唯一的目覩証人，對於他所見的東西的描述，我們不得不信，摩門頁片上的雕刻，看起來極像古代美洲的日曆標誌或通書，其中的象形文字是成直行的。

西班牙人征服之後不久，藍達神父這樣描述（墨西哥的）尤干達書：

這些瑪雅書，是用一種無花果樹的樹皮所製成的紙做的。



36



「這些人也利用一些文字或記號，在書中記下他們的古代事蹟與科學。他們利用這種書寫與繪圖及一些特別記號，便明白他們的事務，並且也使別人明白，及教導他們明白。我們發現許多書都是利用這種文字書寫的。」

可是，藍達神父和西班牙的祭司們，認為這些書是邪惡的東西，便盡量從土人手中奪過來，燒掉了很多本。「令土人非常痛心，」因為他們重視書籍為無價之寶。

這些瑪雅書，是用一種無花果樹的樹皮所製成的紙做的。一條很長的樹皮紙，反覆折疊成手風琴式，以便一部份或整部可以打開來，每一「頁」的資料，與前一頁或後一頁（即左折或右折的一頁）的是分開的。另一方面，中美洲地方的文件，通常是捲成一軸的。

摩門經中說到有金屬頁片的書和紙頁

的書。艾蒙乃哈城中，邪惡的領袖不僅活焚那些聽信阿爾瑪與艾繆萊克所傳的道理的男女老少，也「拿出他們藏有神聖經文的記錄，也都投進了火中，使被火燒燬。」（阿 14：8，14。注意阿 63：12 中，「鑄文」是在金屬頁片上，不同於紙上書寫的記錄）

卡瑪博士曾談到危地馬拉的新畿人的傳統性史記。每一族人有他們自己的史書、史記者與抄寫員。他們的書中記載歷史與傳述，都是有關他們的使源、繼承統治地位的權利，及與四周其他人民的關係。這些神聖性的書籍中，也預言他們的未來，許多這類傳統性的歷史，是以口述方式保存，西班牙人征服之前的古書，只保存了三本。

這些事情聽起來，非常像摩門經。尼腓與他的直系後裔，不僅保存了他的記錄（兩冊，一冊是歷史，一冊是關於宗教事務………腓一9：3—4，腓二4：14），也保存了他父親的，拉曼與雷米爾的後人，需要李海的記錄來證明他們的繼承統治地位的權利，便聲言尼腓搶奪了他們的統治權；結果，他們想毀去尼腓人與尼腓人所持有的記錄。（見阿 54：16—24；諾1：

賽25：5），阿爾瑪的記事（阿63：17），希拉曼的記錄（希16：25），及其他許多記錄。摩門將所有這些記錄編撰成一冊，即我們現在有的從摩賽亞書到摩羅乃書這一部份。

自然並非一切記錄都在金屬頁片上或紙上。雕刻的石碑也是摩門經中人民所熟悉的。奧姆乃書二十至二十二節，說耶銳特人民的最後一個國王柯林德茂，在一塊巨石上鑄刻文字，記錄着他的人民的事蹟，他們這一族人的來源，及他們的悲慘下落。（以1：6—32和10：32，說有二十四張耶銳特金屬片，道出其中一脈並非整體的來源。）

就在過去二十年中，許多學者示範瑪雅人的石刻，實際是有關「征服，俘虜的卑賤，王室婚姻與王族後代等」（如柯米高博士最近所說），而不是如學者們一貫所以為的是關於天文及年代誌等。柯林德茂的雕文巨石，正是一族人民的歷史記錄。

對於古代美洲的書寫文字，仍然有待多加研究，但就我們現在所知的，已令我們相信在這個十分誘人的題目上將有更多光明與知識。

14) 於是，就有了徐笠夫人民的記錄（摩



我的 父親— 高級同伴

貝爾伊

星期六上午是傳道部的供應日，附近各區的傳教士來拿摩門經、傳道小冊子、錄音帶及二十世紀傳播福音所需用的其他一切資料。辦公室擠滿了長老們與女傳教士，辦事，互通消息，等待輪到他或她。

我在我那小小的辦公室中，在打字機上打出那一季的報告。辦公室門外坐着伊萊克遜力恰長老。一邊膝蓋上攤開他那本棕色皮面的三合一經典，另一邊攤開一本記錄着福音討論的黑色的記事簿，一支紅色鉛筆在兩者之間來回忙碌。

恰巧我們兩個同時完畢：我滿意的從打字機上拿下那份報告，他也在同一時刻合攏起書頁。

「喂，長老，」我說，「你開始傳道三個月了，怎麼樣？」

他微微一笑，似乎是對自己笑。

「不，姐妹，不止三個月。」

「哦，當然，你是指包括在語言訓練中心的那八個星期，而我……」

「不，」他切斷話頭說，「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我比同期來的任何人早開始兩個月。」

難道伊萊克遜長老是從另一個傳道部調來的嗎？我以為我聽到了一切傳言；但我沒聽到這件事。難道他生病，回家去了，再來的嗎？有時候有這樣情形的。

「好吧，我投降，別讓我瞎猜了。我知道你正在得到一個頭銜——優秀傳教士。事實上，傳言說你在聖誕節之前可以成為高級同伴。這個所謂格外的兩個月，跟這件事有關係嗎？究竟怎麼一回事？」

下面就是他告訴我的。

我一生中最重大的日子，到那時候為止，就是我收到傳道召喚的那一日，以前被選為全國籃球代表隊或獲得童軍鷹章，都比不上那麼重大。那時候，只有爸爸和

我在家，因為媽媽和女孩子們，都去了鳳凰城祖母家住兩個月。我剛通過電話告訴媽媽這好消息。

「噢，爸爸，」我放下電話，說，「我真高興！媽媽也說非常好。哦，是的，她說，告訴你，祖母已經好一點了。我真高興！」我跳起來，雙手抓住門檻，懸空來回盪了幾下。

「如果立刻開始傳道生活，你覺得怎麼樣？」爸爸安詳的問。

「那才好！我希望明天我開始！我等不及進語言訓練中心，然後乘飛機……」

「不，力恰，我是說，現在就開始傳道生活怎麼樣？」

「現在？可是，爸爸，信上說，『你將於三月二十日進入鹽湖城的傳道部。』我想他們不會讓我早去的。我以為必須…」

「我不是說在傳道部的開始，而是說在這兒開始。」他仍然安詳坐在沙發上，定定的瞧着我，他的表情令我思索。我坐在火爐前的踏腳凳上，等待着。

「力恰，我不要講一番大道理。我們都知道，你已經準備好去傳道了。你已經作了一切準備功夫。假如我最近忘記了，我想現在告訴說，我非常以你為榮。」

不知怎樣，我突然感情激動，連忙低頭假裝繫鞋帶而遮掩眼中的淚水。

「但是，對於大多數青年人，傳道生活不是容易的。生活方面的改變，將帶來你們這個年齡的人所未曾遇到過的一些困難與挫折。相當的挫折對於年輕人是好的，可以培養出堅強的性格，可以會令你成長。可是有時候，若不能忍受這些挫折時，就會使傳道生活發生困難，就會搞不清楚，我……」

「可是，爸爸，您說我已經有了準備。」

「在一切大事情上，是的。你敬重聖職，在定額組中努力工作，而且過去一年在福音進修班與神學研究方面都很不錯。」

「然後怎麼樣？」

「我現在要講的是小事情。你的母親和我都會努力教導你一些個人責任。我以為你已經成熟了……噢，大多數時候！」他大笑。「你可知道你母親有時候喜歡放縱你一點兒……」

「噢，爸爸！」

「是真的！我想那是她的權利，我要說的是：對於傳教士，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小事情。如果你我現在就着手進行，將來

在生活方面的改變就比較容易些。今年夏季只有我們兩個人在家，我們可以當彼此為傳教士同伴，看看我們能學到些甚麼。」他靠後坐着，等我說話。

「爸爸，我不十分明白。您是說，您好像高級同伴，我是初級同伴，是嗎？好得很！然後怎麼辦？我們怎麼做？去拍門嗎？我想像我們可以去具姐妹門口……或彭弟兄門口！」我笑起來，假如憐居發現我們父子倆服裝整齊的去四周敲門時，他們面孔上將是怎這驚訝的表情！

「不，不拍門。等明天你就知道我的意思了。現在，我想我們應該去睡覺了。」他站起來，伸伸腰。

「好的，爸爸，等一下。我只想等看晚間電視特別節目，然後……」

「再沒有晚間節目了。長老，現在是睡覺時間。」他瞧着我時的那付樣子，令我猜想我的這位新的高級同伴。

「起來！趕快洗臉刷牙！」呼喚聲音大而清楚。

我跳起來，不知道發生甚麼事。爸爸通常是躡手躡腳的走我房門口，尤其是暑假。然後我看看鐘。早上六點！我大笑躺回床上。

「別開玩笑，爸爸！」我翻過身，嚷

着。

房門嘭的推開。

「起來，長老！祈禱完趕快舖好床。二十分鐘內到廚房來。」房門關上，這一次是靜靜的。我驚訝的瞪着它。

當我趕到廚房時，杯碟已擺好，但是爸爸沒有作早餐，他坐在窗口邊媽媽的搖椅中讀經文。陽光從白色窗紗中透過來，照在紫紅色的絨椅上。

「你今天負責預備早餐，」他微笑的說。當我伸手去厨櫃拿一盒乾的穀類時，他說，「對不起，吃這個東西做不了傳道工作。現在仔細聽好，我只說一次。」你舉起右手四隻手指。

「基本四項，健康不可缺，每一餐如此。牛乳類；肉類或蛋白質；水果或蔬菜；五穀類，每一餐，基本四項，現在，開始吧！」

我起勁的在冰箱中找，不時回頭偷瞧爸爸一眼。猜測一向不多說話平易隨便的爸爸怎樣了。

沒有眼淚，但有許多汗珠和一兩滴血（水果刀割了手指），終於將包含基本四項的早餐搬上桌子，那是七點鐘。我覺得很不錯了。爸爸沒說甚麼，只是像往日一樣，跪在椅邊對主祈禱。這是我出生以來或以前，他一直保持的習慣。

餐後，我們一同收拾桌子，洗杯碟。之後，爸爸說，「長老，讀書時間，我們

就坐在這裡吧。」

「我知道你上午在百貨公司工作，但是你下午沒事，我跟主教談過，他很高興我的計劃。他已經改換了我們的家庭訪問指派工作，這兒是新名單。」

我瞧一眼。

「噢，爸爸，這張名單包括支會中每一個不活動的教友！」

「不，不是全部。但是他們已經够我們忙了。我要你今天下午研究一下這張名單。想想這些人，這些家庭。想想我們能够為他們做甚麼，怎樣幫助他們，如何能感動他們。尤其是梅家，我們今晚去他們家，你將講授課程。好啦，兒子，我要去上班了。下午五點再見，今晚我煮晚餐；因為你要預備課程。」他說完就走了。

跟梅家第一次聚會，我腦子中很混亂，甚麼事都做錯了。是說教而不是談話。梅弟兄燃起一支香烟時，我開始咳嗽——不是故意的——我想他是有意在我們面前這樣做。我又問梅家女兒學校生活如何，却完全忘記她已經輟學。

第二天早上，爸爸開始第二方面。不是早晨六時，五時半就推開我的房門，他穿着一身晨跑服裝。他大概以為籃球季節過去，我的體格退步了。

「傳教士要走很多路——尤其是你將去的地方，必須保持體格健全。」我們朝北邊山腳慢跑時，他說。「然後……」

然後怎樣？我想。下一步是甚麼？天還未亮我們就在晨跑，連太陽還未出來跟我們作伴。還有「然後甚麼」呢？

「弟兄姐妹們，」他開始說，只在一句話完畢之後輕輕換氣，「今天我們歡迎伊萊克遜力恰長老，他是新來的。我們希望他對我們說幾句話，也許伊萊克遜長老會簡單的談談信心。」

「伊萊克遜長老」有點透不過氣，轉了轉眼珠，吞呑吐吐的作了一個標準的兩分半鐘短講，談信心。這番林中講道完畢時，伊萊克遜高級同伴說，「弟兄姐妹們，明天伊萊克遜長老將更進一步的跟我們談信心。」

那晚，疲累的初級同伴花了好幾小時查閱三合一經典和斯密約瑟的「論信心」。不過，第二天早上，我對這個演講已經蠻有把握。

於是，我們每早晨跑；每隔一天，我準備基本四項的早餐，翌晚準備基本四項的晚餐；並且經常在晚上去訪問名單中的家庭；晚上我還要背誦經文，準備所「指派的」明早晨跑時的演講。我也自己洗衣，收拾房間，預算怎樣支配我所賺的每一分錢。我不能說我高興我們的時間表——早上五時半起床，晚上十一時才睡——但是我真正覺得我是在建立一個傳教士。很自然的，有我感到真正謙虛的時候。

「力恰，下星期日的特別指派工作，」星期三，爸爸告訴我，「我已請求主教讓我們去橡溪老人院主持一次聖餐聚會。只有我們兩人做一切工作。我們要分配一下。我主持聚會，你作開會祈禱。我彈琴，你領導唱詩。我們倆祝福聖餐，傳遞聖餐；然後演講，我作閉會祈禱。」

開車一小時去探訪那個小山谷中的老人院，我不大高興這個意見。我從來不喜歡去那種地方，但是沒有辦法，只得束緊腰帶去吧，行動像個傳教士。

星期日，我和爸爸到達橡溪時，才發現了那才是問題。我外表的行動像個傳教士，多少有點像，但內心中仍然是伊萊克遜力恰，籃球國手和一個愛玩笑的小夥子。我對於當時的處境毫無準備。老人院中清潔整齊，傢具光鮮，辦事人員和萬可親。可是那些老人！不是因為他們皺紋滿佈的灰白面孔，或他們的蹣跚緩慢——如果他們仍能走——的步伐。也不是因為他們無所事事的枯坐，或瞪着電視機。真正使我吃驚的是，他們似乎都非常寂寞孤獨。雖然房間中這兒那兒見到有朋友或親人來探視老人，這些老人跟其他的老人似乎完全不同。但是，我們見到的大部份老人似乎孤零零的，甚至彼此之間也無交談。我這才發現，老人院中的地位，不是以金錢或力氣或知識，而是有否人來探訪。

我們在一間小交誼室中舉行聚會，大約有二十位老人出席，坐着輪椅或摺椅，或者是手杖就在身邊地上。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父親開始，我坐在他旁邊，瞧着每一張面孔。爸爸講話時，笑容湧上疲勞的面孔，眼睛在老花眼鏡後面閃爍。我站起作開會祈禱時，平素一貫的禱告詞在這一刻都不足表達。我靜靜站立，低垂着頭，然後開始懇求天父祝福這些人，恩賜他們所需以振奮心靈的事物，使你們能強壯——能堅忍持守——直到他們與祂重聚之日。

項目繼續下去：唱詩，他們的顫抖歌聲跟隨着我們的；祝福聖餐，傳遞聖餐，他們的戰抖緩慢的手領受聖餐。我開始覺得神的靈與我同在，像一雙手臂擁抱我們。在那間小室中，我們不是孤單的。我也驚奇的發現，那些老人也沒有一個覺得孤單寂寞。他們的面孔也許老態、疲倦、滿是皺紋；但卻是肅敬而發光的，尤其是在傳遞聖餐之後。爸爸開始演講時，他們靜靜的聽，沒有低聲說話或打呵欠或我們支會中常見的坐立不安的那種情況，他們留意的聽爸爸安詳柔和的語聲，他們更是仔細的聽他說的每一句話。他們獲得了這個世界無能提供的慰藉。一陣寒意剎那間升上我的背脊。那一天，神的靈有了真實感。

會後，我們駕車回家，很長一段路沒

說話外。我朝望，山脚下那些矮樹叢，被風吹得蒙上一層灰塵。

「爸爸，那就是傳道工作的目的，是嗎？」我問。「時間，健體運動，基本四項，背誦經文……這一切……」我說不出我的意思。

「它們都是工具。健康的身體，有準備的頭腦，福音計劃的知識，你已疲倦或困惱時那種再接再厲的自律精神——這些都是工具，它們讓你行使聖職權力……」

「去祝福人，」我高興的接着說，「真正祝福他們，使他們的生活中有了變化，有了永恆的生命……」

「喂，長老！伊萊克遜長老！趕快走！記得嗎？今天午餐之後還要領導一次討論！」薛長老在傳道部走廊中呼喚他的同伴，一隻手臂夾着一大堆書和小冊子，另一隻手在掙扎穿上大衣。

「長老，我懂得你的意思了，」我輕柔的說。「你確實早已開始了你的傳道生活。」

「噢，」他一邊回答，一邊穿上大衣，圍上圍巾，「可以這樣說，我在家裡早已開始經歷一些挫折，不是到這兒才開始，我學習到接受日常的規律，流利而無須經過思想。早起早睡，飲食適當，研讀經文，鍛鍊體格，準備演講資料——沒有來到傳道地區之前，我已養成了這些習慣。但是最重要的，我對這一切事情的目的，有了一個認識。所以我知道這是值得一切努力的，也感謝我父親。」他吃吃的笑着說，「我的父親——我的高級同伴！」

然後，他走了。

克己自制

七十員第一定額組及德薩斯聖安東尼
傳道部會長斐斯敦方洪長老



過去幾個月，我得到教會服務中最光榮機會之一，就是擔任傳道部

會長。今天我所談的題目——克己，就是來自此經驗。

救主說，「得着生命的，將要失喪生命；為我失喪生命的，將要得着生命。」（太 10：39）救主訪問美洲大陸人民時，也曾說，「那些來就我的虛心的人們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腓三

12：3）在此末世時代，祂也會說，「我命令而人們不服從；我取消則人們得不到祝福，於是他們在心裡說：這並不是主的事工，因為祂的應許並沒有應驗，但是這種人有禍了，因為他們的酬賞潛伏於地下，而非來自天上。」（教約 58：32—33）

克己是偉大人物身上可見的最偉大品格之一。它是年輕人可以獲得的。多年前，耶魯大學的游泳隊打破了多項世界紀錄。有人問那位教練，他們怎樣做到的。

他說，「我只教了他們衝破痛楚的極限。」

我們傳道部中，有一位長老在健康方面出了嚴重的問題，他皮膚敏感，氣管有毛病，還有鼻竇炎。我到達傳道部時，他正在床上休息，因為害怕情況變得更嚴重而染上流行性感冒。他吃午餐之前，已經睡了好幾小時，保持溫暖免致感冒。他的同伴感到困擾，便打電話給我。

我打電話問那位長老的醫生。他說，「啊，他的情況不大好，但是比較他來傳道之前却好得多。無論他工作幾多小時，情況不會怎樣改變。」我請長老來我辦公室，暗示說，我寧可見他是真正感冒而病倒，不願見他一直擔心生病。我和他討論默默受苦，一心一意工作，做主要他來做的事情的原則。我說，「你的醫生說，無論你的工作時間長或短，你的情況都不會有什麼改變，我們都在盡自己最大力量

你們在作準備去傳道的年輕人，請記住，傳道並非是件易事而成爲人生最光榮經驗之一。

爲主服務，你何不學習默默的忍受呢？」

樣。

他很聽話，聽從了我的勸告，終於成爲該傳道區中最優秀傳教士之一。那次談話之後，六星期內，他便成爲負責訓練的高級同伴與區領袖。他現在是一位偉大的傳教士。他學習到默默無言的忍受與努力不懈地工作，他是一個克己的好榜

樣。另一位傳教士背部有毛病，時常痛，他不知道我明白他的情況。他非常愛傳道工作，因此秘而不宣，唯恐被解職送回家去。另一位偉大的傳教士，在運動中雙膝受傷，他曾請求前任傳道部會長給他祝福，因此能再堅持一年。他每走一步都痛。當

他期滿解職，我接見他時，他懇求我允許他再服務兩年。

傳道生活不是容易的，必須克己自制，身心努力，成熟，自主，靈性敏銳，與非常堅強而積極的意志與態度，傳道生

活要求長老是成人，不再是孩子。傳道生活需要斯巴達人般的剛勇，也要求有彈力及整個兒的獻身。

你們在作準備去傳道的年輕人，請記住，傳道並非是件易事而成為人生最光榮

「我掙扎向前，對您說，『您可以瞧着我的眼，應許我一定可以為那十個人施洗嗎？』」

經驗之一，酬賞並非來自蒙召的光榮，亦非蒙召後人們對你的另眼相看，更不是因你被派往窮鄉僻壤。那不是成長自然的發生的時候。年輕的傳教士若因女友或父母說服他違反自己意志去傳道，或應許他傳

道期滿歸來的任何獎賞時，反而對此傳教士有害無益。

我們無須對長老許以任何獎賞。那是空洞的。

凡願意實踐克己自制的傳教士，必有



成就。主必嘉賞他的服務已登上名冊的傳教士。俗世的任何獎賞，比不上所獲的主的葡萄園中的工錢。

克己自制有許多不同的方式，可能是延遲教育或婚姻通常是要放棄看電視或電影，整個兒投身的研讀經文與福音討論，也要為傳道儲蓄金錢，而不用作個人消費。

嗜烟酒與嗜毒等惡習，就是自暴自棄。看黃色刊物也是種惡習；必須有更大的自制力，忍受比戒煙戒酒更大的克制，才能停止看這種有毒刊物。賭博，過份看電視，過度飲食，睡眠過度，放縱的思想，懶惰不潔，口出污言，講下流笑話，

不端正的服裝，欺騙，撒謊，玩紙牌——這些都是壞習慣。如果你不努力改變，你將忍受更大的取消了的痛苦。反過來，克己自制的生活，能建立堅強的個性、正直、健康、自我控制、自信與自主。

這一代的教會青年，面對兩項極端，世界使人類歸於兩極，相隔海洋那麼遠。我們的青年不是追尋容易的生活。也不是蒙召的光榮或被派往窮鄉僻壤所需的堅毅，說服了我們的青年人去傳道；而是服役於人的人生，增長靈性的決心，與潔淨心靈的探索，却是為主服務，決心為主奉獻整個心身。

我們傳道部中有一位可愛的少女，是

歸信教會者。她的父親是浸信會的牧師。我曾對年輕成人組談話，建議他們聽從甘賓塞會長的訓誨而考慮聖殿婚姻。後來，在一次見証聚會上，她說，「我是改信歸於教會的人。我父親是浸信會的牧師。我加入摩門教會時，他傷心得很，他唯一希望能緊捉那「迷失」的女兒，就是當我結婚時為我主持婚儀，現在，他不僅不能為我主持，甚至也將不能參加我的結婚典禮，我敬愛他和母親；但是我必須聽從先知的訓誨，在聖殿中結婚。」

數以千計的人聽了傳教士的話，相信教會是真實的。有些人說他們對摩門經與斯密約瑟的真實性有一個見証；可是，當他們想到因此將失去的一些俗世娛樂時，他們要求傳教士不再來。

有些人戒不了烟、酒或其他上了癮的東西，於是，在一剎那間——他們將永遠不會忘記的——他們破碎了跟從耶穌的脚步而與祂一同成為天父國度的繼承人的機會

不久前，星期六清晨，我去機場送別基長老與康長老。捷弟兄也來機場送別基長老。就在長老們上飛機之前的一剎那，捷弟兄緊握基長老的雙手，滿含眼淚的說，「記得我對你說走，永遠不要再來的那天嗎？」基長老低聲說，「是的，我記得。」捷弟兄說，「感謝上帝，你再來了。」

我收到曾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市服務的莫長老的一封信：

「我期滿離開傳道部之前六個月，您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市的傳道部大會上講話，當時，我強烈感到主的靈與我同在，因此，在散會後，主的靈促使我向您要求一項應許。我掙扎向前，對您說，『您可以瞧着我的眼，應許我一定可以為那十個人施洗嗎？』我不知道當時自己是否這樣說的，但是那些字眼表達了我當時的心意。您瞧，我的傳道快要滿期了，我却還沒有為一個人施洗過。那一次，您注視著我的眼睛，肯定的應許我，只要我忠於主，盡心盡性盡力盡意去工作，『你必定為那十個人施洗。』我深心知道您不可能撒謊，我知道我獲得了尋求的應許。」

「我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的工作，以忠心服務結束了兩年傳道生涯。主祝福了我，應許應驗了。差不多兩年，我沒有為一個人施洗；最後的那個星期六，我和同伴走入水中，為天父的十五個美麗而悔改的兒女，打開了神的國度的門。」

我作應許是輕而易舉的事，也是每一個聖職領袖可以做的。莫長老了解到完全克己無私的服務，他達到了目的。

「領袖比平常人必須律己更嚴。有第一等的功勞，才能居一等的地位。」（無名氏）

薛爾曾說過，「領袖人物的真實品格，在於那些願意為着崇高目的而捨身為人的犧牲中。居於領導地位，並不能使人成為領袖………你想做一個領袖，必須經

受得起孤寂………你要做一個領袖，必須是由一些覺得不大舒服的人做到的。」
肯任勞任怨。領袖必須具卓見。」

哈佛大學有一項傳說，根據那位蒙師生愛戴的前校長羅素先生，有一次問一個學生，為何他未完成指派的工作。

「校長，我當時不大舒服。」學生說。

「史先生。」校長說，「我想將來有一天你必明白，世界上的大部份工作，都

任何男女若一生努力實踐克己自制的原則，必獲得終生享用不盡的快樂與幸福。

（我一生曾經面對各種情況，每逢我能做到克己自制時，我感受到渾身有一股力量，而覺得更接近主。我有一種溫暖親切的感覺，我知道克己自制是一項真實的原則。

（接上20頁）

最後，由於我倆的誠意和信心祈求，蒙得天父奇妙的帮助，終於使我父親答允了我倆的婚事，這使我想起尼腓一書三章七節所說：「主決不向任何人類兒女吩咐任何事情，除非祂為他們預備一條道路，使他們能完成祂所吩咐的事。」

天父當成全我結婚十七天之後，又再度賜福我們，我得到教會多方面的幫助，支聯會潘紹達會長的關懷，由我妹妹陪同飛往菲律賓醫治眼病，我接受了兩次十四小時的手術，感謝神的安排，使我全部治療過程得到順利與平安，這是兄弟姊妹們為我作的禁食祈禱蒙神醫好的。

親愛的兄弟姊妹，你們想想，我倆的

婚姻豈不是神所賜的嗎？因為在我視力好的時候，遭父親反對，於是神使我暫時失去視力，到父親答允我婚事後，神再恢復我的視力。這一切的事情，若非萬能慈悲的天父，又有誰能改變我呢？我衷心感謝神和感謝教會給我的幫助，更感謝其他兄弟姊妹對我的支持和關懷，使我能够再次看清楚上帝給我們創造的美好世界。

我永遠記得潘紹達會長送我前往菲律賓就醫時曾鼓勵我說過：「祇要憑着信心向天父祈求，一切都能得到，祇要是正義的，神都會在適當的時候給予我們。」我願意我所獲得上面的見證與大家分享，是謙卑的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